

现代
华语
概论

The Structure of Chinese Language:
Characters, Words and Sentences

徐杰 王惠 编著

现代
华语
概论

The Structure of Chinese Language:
Characters, Words and Sentences

徐杰 王惠 编著

现代 华语 论坛



八方文化创作室

- | | |
|-------|---|
| 编 著 | 徐杰 王惠 |
| 企划编辑 | 梁文宁 |
| 责任编辑 | 张谦勤 |
| 校 对 | 倪晓燕 |
| 封面设计 | 黄美媚 |
| 排 版 | 何秀云 |
| 出版/发行 | 八方文化创作室
(世界科技出版公司之附属机构)
5 Toh Tuck Link, Singapore 596224
www.globalpublishing.com.sg |
| 联 络 | 65-64665775 支线 416 / 464
chpub@wspc.com |
| 印 刷 | World Scientific Printers (S) Pte Ltd |
| 初 版 | 2004 年 7 月 |
| 国际书号 | 1-879771-98-5 (pbk) |
| 版权所有 | © 2004 八方文化创作室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前言

华语（Mandarin）是华人使用的语言，是华人的民族共同语。华人语言包括民族共同语和闽、粤、吴、赣、湘、客六种华人方言。华人方言是华人语言的地方变体。

华语在不同的时代和地区有“官话”、“国语”、“普通话”和“现代汉语”等不同的名称，其中“官话”是明代以来历史上长期使用的一个通俗称谓，指的是高于地方方言的有权威的语言。科举制度下各地的人才可通过科举考试的选拔而被朝廷任命为官吏，一方面进京赶考，一方面京官外放，文人和官吏在全国范围内流动频繁，所以，作为一种与官场联系在一起的超地区方言的通用语，“官话”的概念和名称应运而生。“国语”意为国家语言。国语是清末民初提出并在之后广为使用的一个对华民族共同语的称谓。当时的中国政府受日本明治维新的影响，看到日本推行“国语”东京话取得的成绩，组织文化学术界人士，通过行政手段制定和推动以北京话为标准的国语，“国语”称谓逐渐流行开去。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这一称谓随着华人移民而传到世界各地华人社会。时至今日，“国语”一词在港澳台地区依然是对华民族共同语的正式称呼。“普通话”是中国大陆地区使用的称谓。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新政府为了加强国家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统一，为了顺利进行国家建设，决定把汉民族

的共同语加以规范并且大力推广。1955年召开全国文字改革会议和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确定了民族共同语的标准。1956年中国国务院向全国发出《关于推广普通话的指示》，把“普通话”这个名称推向了全国。这个称呼本身有“大众化”、“普及化”的意思，符合新政府意识形态理念。“现代汉语”或“现代汉语标准语”则是中国大陆语文学术界在正式场合和书面语中使用的学术规范称谓。

“华语”是通行于包括新加坡在内的东南亚各国的一个称呼。千百年来，中国南方各省大量华人飘洋过海来到南洋谋生发展，其后裔多半落地生根在当地定居下来，成了华裔本国人。虽然这些华人的祖辈原本使用中国南方的各种方言，但是近年来逐渐以华语为跨越民系的民族共同语。生活在多元民族多元文化多种语言的社会环境中的华人对自己的民族语言和民族文化拥有自豪感和文化归属感，他们把自己的民族共同语称为“华语”，跟“华人”、“华族”、“华裔”、“华侨”等称呼匹配成套，简单明了。在这个特定社会环境下，东南亚华人使用“华语”这个名称对外区别于其他民族语言，对内区别于其他华语方言，十分得体。相对而言，其他名称并不恰当。比方说，东南亚各国都有自己的国语和官方语言，当然不能用“国语”和“官话”这个名称指称华人共同语；如果使用“普通话”这个名称，其他民族人士会觉得莫名其妙，因为这个话在这里并不“普通”；“现代汉语”一称书卷气过浓，且不说东南亚，就是中国本土，学术界以外也极少使用。所以说在多种称呼中，“华语”一词最为恰当。南洋华人使用这个属于自己的称谓时倾注着强烈的民族自信心和民族自豪感。由于本书主要读者对象为东南亚地区的华人，我们使用“华语”这个称谓，也表示对广大读者的高度尊重。

本书是专门为新、马、港、澳、台读者撰写的综合性导读专著。全书共分七章，系统全面地论述了现代华语的语音、词汇、语法、语用、文字以及华语与海外华人社会、新加坡华人与新加坡华语等跟汉语汉字相关的理论和实际问题。全书撰写的指导思想是，理论表述深入浅出，语言分析科学实用。力求做到提纲挈领，通俗易懂。

众所周知，有关“现代汉语”、“国语”的导论性著作和教材，中国大陆和港台地区已经出版多套。但是，基于海外多年的工作和生活经历，我们深切感受到，无论是内容还是体例，这些著作和教材多以中国学生为对象，甚少顾及其他国家和地区读者的背景和需要，不适合东南亚及其他地区学生。问题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太多”，亦即对华语语音、语汇、语法结构系统的描述过繁过细，重点不突出；二是“太少”，就华语在海内外的使用情况，宏观分析华语问题的内容太少，其内容和视野多半局限在中国国内，未能兼顾到华语在海外的使用情况，缺少国际视野，缺少海外华人社会普遍关心的重要内容。鉴于华语的国际化程度在快速提高，以及东南亚读者特定的背景和视角，这些内容是十分必要的。有鉴于此，本书简化了对语言结构规则细节的表述，增加了华语国际地位、海外华人社会和华语在海外的使用情况、新加坡华人和新加坡华语的特点等内容。虽然本书是把新加坡华语作为海外华语变体案例专门讨论的，但是新加坡华语的许多特点实际上是在闽粤等南方方言深刻影响下，华南各地、港澳台、大多数海外华语的共同特点，我们认为它有一定的普遍意义。

本书由两位作者合作写成。各章执笔的具体分工是：徐杰负责第一、四、五章和第七章的第一、二、四、五小节，王惠负责第二、三、六章和第七章的第三小节。全书初稿完成后由王惠负责通审全

书，统一体例。针对东南亚地区读者写一本深入浅出、简明扼要的现代华语教科书是我们多年的愿望，这一愿望最近在八方文化创作室同仁的建议、推动和支持下变成了现实。当然，针对本书特定读者群写这样一本书，这是我们的一次尝试。我们衷心希望本书出版后能够得到各界的指教，以便再版时补充和修订。

最后，本书的编写主要参考了下列学术专著和教科书。限于本书自身的教科书性质，引用相关文献时不便一一随文注明出处，在此一并致谢！

北京大学（1995）《现代汉语》，北京：商务印书馆。

陈重瑜（1983）《华语研究论文集》，新加坡：新加坡国立大学华语研究中心。

胡裕树主编（1995）《现代汉语》，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黄伯荣、廖序东主编（1997）《现代汉语》，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鲁允中（2001）《轻声和儿化》，北京：商务印书馆。

邵敬敏主编（2001）《现代汉语通论》，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汪惠迪（1999）《时代新加坡特有词语词典》，新加坡：联邦出版社。

邢福义主编（1991）《现代汉语》，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邢福义（1997）《汉语语法学》，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

邢福义、汪国胜主编（2003）《现代汉语》，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 徐大明、陶红印、谢天蔚（1997）《当代社会语言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徐杰（2001）《普遍语法原则与汉语语法现象》，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 袁毓林（1998）《汉语动词的配价研究》，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
- 云惟利编（1996）《新加坡社会与语言》，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中华语言文化中心。
- 张敏（1998）《认知语言学与汉语名词短语》，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周清海、汪惠迪、陆俭明、李临定（2002）《新加坡华语词汇与语法》，新加坡：玲子传媒私人有限公司。
- 邹嘉彦、游汝杰（2001）《汉语与华人社会》，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徐杰 王惠

2004年1月23日

新加坡

目录

前言	iii
第一章 华语与华人社会	1
1.1 华语的性质	1
1.2 华语的地位	5
1.3 现代华语的形成	8
1.4 华人民族共同语标准的确立	9
1.5 华人的方言分歧	13
1.6 华语与海外华人社会	19
第二章 现代华语语音	27
2.1 语音的性质	27
2.2 元音和辅音	33
2.3 声母和韵母	38
2.4 声调	47
2.5 华语的音节结构	50
2.6 语流音变	53
2.7 语调	62

第三章 现代华语词汇	67
3.1 词汇单位	67
3.2 华语词汇的构成	70
3.3 华语构词法	84
3.4 词义的性质与类型	89
3.5 多义词和同音词	96
3.6 词义的类聚	106
3.7 词义的组合	114
第四章 现代华语语法	121
4.1 语法与语法学	121
4.2 词的语法分类	123
4.3 句法分析	138
4.4 句子的语法分类	150
4.5 华语语法的特点	164
4.6 语法流派与华语语法研究	169
第五章 现代华语语用	193
5.1 语用和语用学	193
5.2 话语交际的过程和原则	195
5.3 制约话语交际的广义语言环境	199
5.4 话语理解的机制	202
5.5 话语表达的技巧	214

第六章 现代华语文字	227
6.1 文字概说	227
6.2 汉字结构	231
6.3 汉字构形理据	237
6.4 汉字形体演变	246
6.5 汉字定量分析	265
第七章 新加坡华人与新加坡华语	269
7.1 新加坡华人社会与新加坡华语	269
7.2 新加坡华语的性质定位与规范问题	277
7.3 新加坡华语的语音特点	286
7.4 新加坡华语的词语特点	289
7.5 新加坡华语的语法特点	299
附录 1 中国方言地图	305
附录 2 中国语言地图	306
附录 3 世界语言地图	307
附录 4 现代华语通用字表	308
附录 5 现代华语常用字表 (2500字)	325
附录 6 现代华语次常用字表 (1000字)	332
后记	337

第一章

华语与华人社会

华语的历史、华语的现实、华语的未来、华语的命运是跟这个语言赖以存在的华人社会的兴衰沉浮紧密相连的。

1.1 华语的性质

“华语”在自己的故乡中国叫“汉语”。“汉语”这个称呼跟同样在中国国内普遍使用的“汉人”、“汉族”匹配成套，合情合理。“汉语”有广义和狭义两种理解，广义的“汉语”包括汉语的标准语和汉语的各种地区方言（这时，“汉语”就是“汉人的语言”或“汉族的语言”的简称）；狭义的“汉语”指的仅仅是其标准语。从社会语言学的角度来看，用其标准语代表整个语言有其一定道理，也是世界许多语言和许多国家习以为常的惯例。

但是走出中国走向世界以后，“汉语”一词却并不十分恰当，因为在中国以外，不管是自称还是他称，几乎无人使用“汉人”、“汉族”等称呼，而是使用“华人”、“华族”、“华裔”、“华侨”等词语。显然，至少就中国以外地区而言，“华语”比“汉语”更恰当。根据前文的逻辑，“华语”一称也应该有广义和狭义两种理解，广义的“华语”也应该包括华语的标准语和华语的各种地区方言（这时，“华语”也是“华人的语言”或“华族的语言”的简称）；狭义的“华语”指的仅仅是其标准语。但是事实上，在多数地区，尤其是东

2 现代华语概论

南亚，“华语”仅有其狭义用法，方言被排除在外。为了尊重多数人的这一用语习惯，本书也采用“华语”的狭义理解，它仅仅指华人民族标准语（共同语），提到方言的时候，我们以“华人方言”称之。

华语在不同的时代和地区有不同的名称，其中主要有“官话”、“国语”、“普通话”、“标准语”和“华语”。这些名称的内涵所指大同小异。

“官话”意为官府的语言，权威的语言，正统的语言。官话是历史上长期使用的一个通俗称谓，迄今仍在某些地区和场合使用。它指的是华语的北方方言，亦即广义的北方话。在华语整个大方言中，北方方言有它突出的地位和影响。中国历史上自春秋战国以来即由“雅言”、“通语”、“凡语”的说法和理念，相对于各地方言而存在，亦即将一种语言的区域变体规定为共同语，并在较大的地域进行使用，以便于不同地区之间的语言交往。共同语的形成通常跟政治和文化上的权威紧密联系在一起，以西安和洛阳为中心的中原地区曾经是西周到北宋两千年间中国的政治文化中心，当地的方言也就成为通用语的基础方言。只是到了元朝在北京建立元大都，当地的方言开始逐渐变成新的权威性方言。到了明代，出现了“官话”的叫法。当时已经实行了科举制，各地的人才可通过科举考试的选拔而被朝廷任命为官吏，一方面进京赶考，一方面京官外放，文人和官吏在全国范围内人员流动频繁，所以，与官场联系在一起的超地区方言的通用语“官话”应运而生。在“官本位”的中国封建社会里，“官话”自然是有权威的话，是一种理想的标准，各地的方言则落入从属的地位。到了清朝，“官话”依然流行，但是由于疆域的宽广，它在边远地区的影响较小，以至言语交际的障碍仍然影响到政令的通行。所以，清朝统治者一度下令在福建和广东推行“官话”，在中国开创了通过行政手

段推广标准语的先河。也正因为如此，广东、福建、甚至江浙一带民间直到今天仍有部分老一辈人士使用“官话”一词。早期汉语方言研究者也经常使用这个词指称北方方言，有“中原官话”、“下江官话”、“西南官话”等说法。

“国语”意为国家语言。国语是清朝末年的最后十年提出并在之后广为使用的一个对华语标准语的称谓。当时的中国政府受日本明治维新的影响，看到日本推行国语（东京话）取得的成绩，组织文化学术界人士，通过行政手段制定和推动以“京话”（北京话）为标准的国语。1909年清朝政府资政院开会，议员江谦提出把“官话”正名为“国语”，设立“国语编查委员会”，负责编定研究事宜。1911年学部召开“中央教育会议”，通过《统一国语办法案》，决议在京城成立国语调查总会，各省设分会，进行词语、语法、音韵的调查，审定“国语”标准，编辑国语课本、国语辞典和方言对照表等。1912年民国成立以后，召开“临时教育会议”，决定先从统一汉字的读音做起，召开“读音统一会”。1919年的“五四运动”，国语运动进入推行期，主要是修订国语注音字母方案，制定国语罗马字拼音法式，调整“语音”标准，扩大国语的教育、应用和宣传。随着这些措施的实施，“国语”称谓逐渐流行开去。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随着华人移民而传到世界各地和中国的香港、澳门和台湾地区，时至今日，“国语”一词在港澳台地区依然是对华语标准语的正式称呼。纵观古今中外，“国语”一词代表的是对一种语言或者方言法定地位的确立，它在本质上是一个政治标签、身分地位。诚然，一国正式确定的“国家语言”常常是该国最通用、最重要的标准语言，但并非总是如此。例如，马来语是新加坡的国语，新加坡的国歌也是马来语，马来语也是四种官方语言（官方承认和接受的语言）之一，但是实际上最重要的

4 现代华语概论

行政语言是英语。瑞士有四种国语：德语、法语、意大利语和Romansch语。前三者同时为官方语言，后者在该国虽是国语，但是却没有官方语言的地位，更谈不上通用常用了，只是个象征性身分而已。中国元朝，蒙古语是国语，八思八字是国字。在清朝，满语是国语，但是它们都不是当时中国的通用标准语。

“普通话”是中国大陆地区使用的称谓。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新政府为了加强国家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统一，为了顺利进行国家建设，决定把汉民族的共同语加以规范并且大力推广。1955年召开全国文字改革会议和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确定了民族共同语的标准。1956年中国国务院向全国发出《关于推广普通话的指示》，把“普通话”这个名称推向了全国。这个称呼本身有“大众化”、“普及化”的意思，符合新政府的意识形态理念。

“现代汉语”或“现代汉语标准语”则主要是中国大陆语文学术界在正式场合和书面语中使用的学术规范称谓。

如前文所述，“华语”一称通行于海外，尤其是包括新加坡在内的东南亚各国。千百年来，中国南方各省大量华人漂洋过海来到南洋谋发展，其后裔多半落地生根在当地定居下来，成了华裔本国人。虽然这些华人的祖辈原本使用中国南方的各种方言，但是近年来逐渐以华语为跨越族系的民族共同语。生活在多元民族多元文化多种语言的社会环境中的华人对自己的民族语言和民族文化拥有自豪感和文化归属感，他们把自己的民族共同语称为“华语”，跟“华人”、“华族”、“华裔”、“华侨”等称呼匹配成套，简单明了。在这个特定社会环境下，东南亚华人使用“华语”这个名称对外区别于其他民族语言，对内区别于其他汉语方言，是十分恰当得体的。想想看，若不是这样，比方说，如果使用“普通话”这个名称，其他民族人士会觉得

莫名其妙，因为这个话在这里并不“普通”，更不能用“国语”称谓，因为东南亚各国都有各自独立的“国语”。南洋华人使用这个属于自己的称谓时有着强烈的民族自信心和民族自豪感。由于本书的主要读者对象为东南亚地区的华人，本书使用“华语”这个称谓，以表示对广大读者的高度尊重。

现在华语是世界上现有的数千种语言中一种主要语言。世界上的语言根据其历史来源的亲疏远近关系可以划分为下列八大语系。

印欧语系： 英语、法语、德语、意大利语、希腊语、梵语、伊朗语等。

汉藏语系： 汉语（华语）、藏语、壮语、侗语、苗语、瑶语等。

闪含语系： 阿拉伯语等。

乌拉尔语系： 芬兰语、匈牙利语等。

阿尔泰语系： 蒙古语、维吾尔语等。

高加索语系： 格鲁吉亚语等。

南岛语系： 马来语、高山语等。

南亚语系： 高棉语等。

在这张语言谱系图上，华语是汉藏语系中一种重要语言。汉藏语系各语言通行于中国和泰国、缅甸、越南、老挝、印度部分地区、尼泊尔等地。由于贸易往来、文化交流、移民杂居、避灾逃难、征战垦荒等各种交流形式的跨民族接触，都必然使不同语言之间相互影响。华语跟汉藏语系内部和语系之外很多语言都曾发生相互影响。

1.2 华语的地位

中国是华语的发源地，华语在中国无疑拥有至高无上的顶层语言地位。华语是中国宪法确定的全国共同标准语。

语言总是属于一定的民族的，一个民族有一个民族的语言。华族的民族语言就是华语。华语是随着华族的形成逐渐发展起来的一种语言，它还对中华文化的传播发挥过巨大的作用。华语在东方文化史上处于极其重要的地位，它对东亚和东南亚的语言及文化产生过巨大的影响。历史上的华语（汉语）和汉字曾随着古代中国高度发达的科学文化知识一起流传到日本、韩国、越南等邻近国家。这几个国家的古代历史文献大多是用汉字记载下来的。一直到现在，华语词汇在这些国家的语言里还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甚至构成了其基本词汇中相当大的一部分。

现代中国仍然是一个多民族国家。除汉族外，还有五十五个少数民族。少数民族约占全国总人口的1.1%。跟新加坡的情况不同的是，中国的这些少数民族自然地群居在中国的西南、西北和东北一些有限地区。汉民族使用的语言是华语及其各种方言，多数少数民族都有自己的语言和文字。有的民族还有多种语言。如瑶族有五种语言。所以这五十多个少数民族共有八十多种语言，八十多种文字。使用人口较多的民族语言有藏语，维吾尔语，蒙古语，朝语等。

在中国国内，现代华语不仅是汉族（华族）的交际工具、还是满族、回族和畲族三个少数民族的交际工具，同时也是其他民族之间主要的交际工具。

中国的回族在历史上有两大来源，一是元朝初年从葱岭以西东迁的中亚民族；一是唐宋时期在东南沿海登陆的伊斯兰教民族。他们曾使用阿拉伯语和某些中亚语言。现代的中国回族已经没有本民族的语言，而是使用居住地的汉人方言。

中国的满族几乎已经完全放弃了自己的民族语言——满语，而改说居住地的汉人方言。满族的总人口约为429万，其中只有不到100个